



獎藝文赫大斯
書叢作創新最聯蘇

士騎星金

著基斯夫耶巴巴
譯林南秦

行發局書光時海上

士 騎 星 金

著基斯夫耶巴巴

譯 林 南 秦

行發局書代時海上

1950



原著者	巴耶斯
譯者	秦南
發行者	孫汝
出版者	時代書局
印刷者	文印印刷所
基本定價	十元二角
出版日期	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一月再版

上海四川中路三二四號
電話九八九五四號

西康路三三七號
電話三三三五〇號

上庫朋的秋天是可愛的。

天氣暖和清明，離帶來第一番秋霜的霧雨和東風日子還早得很，太陽放着溫和的熱氣，地上沒有蒸氣蒸發起來，只有在早晨瀾漫着珠光似的朝霧，冬麥的綠色耀目，在霧氣中閃爍，像在帶霜玻璃中發光似的，田間刈過後再生的草，茂盛非凡，使人真想再拿出刈草機來。到旭日東升，霧就緊接地面，漸漸消失，在青草上留下閃耀的露珠，空中老飄浮着光彩如虹的遊絲，緩緩的，忽而上昇，忽而下墜到地，天空萬里無雲，看起來就在頭上澄清的碧藍深處，像只有春天才有的，看了悅目得很，你很想躺在草地上仰觀，像小時候那樣，縮着縮着。高加索山脈現在光亮的天邊，看來却近在眼前，使人肉眼也看得見山峯之間的凹處，山道，踞齒似的山嶺，以似煙似霧的陰影籠在雪上的懸崖絕壁，甚至於好像描在青白紙張上細線似的小孔裂縫，也望得見。

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這個戈薩克村莊，裝點在金碧輝煌的秋色之中，看起來比在夏天還

美。樹葉已見凋零，使街路看來更見廣闊。在樹上和果園花園的金色氈毯上面，飄揚着鋸木聲。這聲音來自鋸木廠矗立的村莊那邊，還混和着引擎開動聲。有些時候鋸木聲會高聲呼號起來，像要鋸開暖而滯重的空氣似的，然後又低下去寂然無聲，或者餘音下垂像輕吹哨子。

『妙得很！』薩夫瓦·奧斯屈魯柯夫心裏想，他現在在村蘇維埃的門前階沿上。『看今日的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！多好聽的聲音，多美妙的音樂！你以為這是從前的秋天，陽光遍地，可是你仔細點看一看，就知道今非昔比。就連村莊也改觀了。』

木廠那邊來了馬車，要向村後而去。這裏屹立着紅磚的水電站房子，圍着懸架，像築在高高懸崖上的燕子窠。另有一列運水泥的車子，也向廣場而行。水泥桶顛顛簸簸，上面籠着藍灰色的灰塵像花圈。趕車的人，輪輻和牛背上，都白得像帶着白霜。

牛車前隊由尼基泰·馬爾茲夫帶頭，他是這列車子的頭腦。他以矯健而閑散的步伐前行。在他後面，愛玲娜·路白夏娃在她的寶貝牛上面。全是美麗可愛的牲口。她坐在一隻水泥桶上，樣子很為熟練，像是一個老手，她的眉毛鼻子，垂在後背的髮辮，都撲着水泥灰塵。愛玲娜旋着鞭子，若有所思的瞧着薩夫瓦。

『尼基泰！』薩夫瓦喊他。『你都載上了沒有？』

「重得很，但我們想法子都載上了，」尼基泰一本正經的回答。

薩夫瓦走上前去問：

「『磚怎麼樣？』」

尼基泰仍舊鄭重其事的回答：「我想牛也應該歇歇力了。而且現在是開青共會的時候。

差不多有個把月不開了……」

薩夫瓦說：「那麼順便討論一下排五個青共黨員上電氣課去的事情吧。」

「好，」尼基泰答應，拿鞭子趕了一下牛。

薩夫瓦後退點和愛玲娜走在並排。

「黑眼睛，你一身全白了！」他尋開心似的說。「紛攘得這麼多！」接着又說：「明天晚上請過來。安雨太請你——我也請你。」

「有什麼事情請客呀？」

「給孩子取名字。」

「我知道了……是你的小千金。你給她取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們叫她愛玲娜，」薩夫瓦回答她，很爲得意的樣子。

「是誰想出來用我的名字？」

「安雨太，我也是的，不過究竟還是舍爾基的意思——你知道他是教父。」

愛玲娜面孔一紅，咬着嘴唇。

毛色光潤的一羣雄牛，角大力壯，從對面走過街路來，拉着一大車乾草，堆積如山——看起來活像乾草堆，不似大車。乾花的香氣留在村舍上久久不去。愛玲娜沉醉在這股甜甜的香氣之中，心想薩夫瓦的邀請自己，大概是舍爾基的要求。她望明晚快快就到。她描畫着自己穿着一件舍爾基不曾看見過的絲織新袍的儀態。

車輛出了村莊，沿木材堆是木廠的低低屋宇，鋸木聲現在又高又響。庫朋河不再潺潺急流，沖蝕石岸。已經淺了長久。這條河回響着木匠的斧鑿聲，木板撞擊聲，轉軸在潮溼金屬薄層上的輕叩聲，鵝叫聲，孩童喧嘩聲。一羣快樂的鵝以翼拍水，聲像拍掌，在河上留下幾撮絨毛，車子過去時沒入水中，愛玲娜看得見紅紅溼溼的鵝掌翹到尾部。日光亮得矚目，空氣沉滯而熱騰騰的。

天氣很好，舍爾基·屠太林諾夫一清早就預備有客人來訪。他打開南向庫朋河的窗子，剛剛坐下就來了頭一個客人。盧勃沙夫·宴尼次基直衝而入。

這個人總是快樂活潑，大肚子上束着根戈薩克腰帶，很爲合適，以一抹笑容向舍爾基招呼，然後親熱的握手，同時向窗外望着閃耀在朗朗陽光之下的鋒皮屋頂。

『啊，真好天氣！』他歡呼道。『這才是秋高氣爽！你正好享受這一切色彩，舍爾基。鐵木契葉維區！』

『現在且不管天氣，列夫·伊里區！』舍爾基打斷對方。『你什麼時候到的？』

『剛下火車。』

『那麼告訴我莫斯科事情怎樣？東西都買來了嗎？』

『渦輪和發電機正在向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運來。我親自到烏拉爾看它們起運……』
『別樣呢？』

盧勃沙夫。宴尼次基在小手提袋裏拿出文件來。

「都在這裏了，電氣工業部們全批准……部長是個好好先生，成人之美。部裏的祕書現在都認識了我。真漂亮的姑娘。當然絕對只是因公認識囉……我奔走了一回，結交了幾個行政方面人員，可是終於裝不出電氣摩托，電索電線和絕緣器。」

「什麼道理？」

「棧房遍布全國，我不能够到處去跑呀。」

「現在我給你一個月工夫，把所有配件全裝來，行不行？」

「這很費事，但我總去努力。」

盧勃沙夫。晏尼次基告辭而去。

菲奧陀·盧基區。科克拉科夫，敲着他那枝粗大的梨木手杖一蹣一拐的進來，神氣儼然不作一聲，伸出手來給舍爾基，然後略帶鄙視的開言：

「你要把會客室趕快弄弄好。有沙發，有圓桌，放着花和日報——簡直是部裏的辦公室呢……你在前棧學來的就是這套？」

「這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人頭濟濟，活像法院，擠到你的辦公室來真有點費事。」

「大家有點事情找我，我接下來辦——所以他們來這裏，」舍爾基說。

菲奧陀·盧基區·科克拉科夫新從基斯羅伏特斯基的礦泉場回來。醫治了兩個月，這老頭身體已經復原，不過神色不快，喊右腳痛，不用手杖不能走路。他要求給一個不必奔走的職業。叫他主持本區的麵粉廠，他也同意。廠在村莊後面，靠庫朋河，接事之後，就好幾天沒有到執行委員會來。

「好罷，菲奧陀·盧基區，」舍爾基開談。「告訴我廠裏情形怎麼樣？」

「目前我關心的不是這個廠，」科克拉科夫說，並不看舍爾基一眼。「你和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的機器與曳引車站經理之間起了什麼事情？」

「沒有什麼大事情。我叫他歸還他向伏希羅夫集體農場牛奶棚牽去的牛。就是這一點。」

「好，」科克拉科夫拿下帽子，摸一摸平頭。「不過誰給你權力侮辱機器和曳引車站經理，一個區黨部委員會委員，還在談判時拿免職嚇他？」

「我並沒有侮辱他，」舍爾基堅定的說，「他的應該去職，是爲了公家利益。」

「你已經把我們的一個好主席亞泰麥蕭夫弄走——我想總也是爲了公家利益吧？」

「對了，是我使他去的職，並且我還要保他開除黨籍，」舍爾基回答，想力持鎮靜。

「我知道你英勇非凡！」科克拉科夫冷嘲。

塞爾基快要反唇相譏，眉頭一皺，人也站了起來，但科克拉科夫並不想聽，蹣了出去，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着，連門也不隨手關上。

另有兩個新客在門口出現。一個是胖得不能再胖的大胖子，頭戴灰色皮帽子，身穿高加索氈大氅，臉容光潤快活，一撇漂亮的鬍子。另一個是瘦老頭子，鼠色的鬍鬚，穿一件高加索長外套，單一件破舊羊皮外套，布袴長靴。老者是尼基泰·尼基的區·安特萊諾夫·洛得尼科夫斯卡雅戈薩克村蘇維埃主席，舍爾基在洛得尼科夫斯卡雅過過一夜，在那次遇見過他。穿氈大氅的那個却是生客，舍爾基以好奇之心，瞧着他的大鬍子，目光不定的炯炯雙目，那副整齊的軍人面目的身材，山上人的裝束。

「請坐請坐，」舍爾基隨便指着椅子說。

「謝謝你，我們一直伏鞍而來，」穿氈大氅的很和氣的回答。「我們洛得尼夫人像老鷹似的住在山上。我是村裏黨部的書記，叫伊凡·吉拉希馬維區·洛狄奧諾夫。」他使勁一握

舍爾基的手，握得他有點痛。『尼基泰·安得萊諾夫是我們首領。』

『我們是認識的，』安得萊諾夫說，握一握手。

『有什麼貴幹？』舍爾基問。

『伊凡·吉拉希馬維區，你是黨代表你先說，』安得萊諾夫說，摘下粗蓬蓬的帽子，露出一個光頭。

『舍爾基，鐵木斐葉維區，我不但是黨組織者，』洛狄奧諾夫說明，坐了下去，把髭大髭腿下一個肩頭。『我的主要職務是蘇維埃力量集體農場主席。現在我要以雙重資格講話，因為我們來和你商量的事情，是事務也是政治問題——你不能劃分界限，』他正式其事的鄭重而言。

他在緊身上衣袋裏摸摸摸索，大衣裏面的獎章勳章露出亮光來，舍爾基心想：『大概也是新從前纔回來的。』這當兒洛狄奧諾夫打開一本筆記簿，放在桌上。

『這是關於五年計劃的。不瞞你說，我們抄的烏斯脫·尼文尼人的老樣……現在讓我們來仔細檢討一番。第一是養牲口——這是我們的大題目……』

『你應該看看我們的牧地！』安得萊諾夫插嘴。『多好的牧地啊！什麼村莊都沒有它

好！山上的更不必說！根根是仙草！」

「那麼有什麼問題呢？」舍爾基詢問，一面看着筆記簿。

「牲口五穀沒有問題，」洛狄奧諾夫回答。「問題是電氣站……我們得不到木材，我們剛去看過康特拉梯也夫，他在牲口五穀上肯幫忙。他說，這一切全行，不過談到木材問題，他提到你。他說要是屠太林諾夫不幫忙，沒有人能。」

「不要這樣說！」舍爾基還是專心於筆記簿。「我可也沒有什麼木材……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」洛狄奧諾夫拿下帽子，在手上碰碰。「我知道你有！夏天你不是親自把木材順流而下？我看見木材氾過我們鄉下。大家都看見，只不知作什麼用。」

「那是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的，」舍爾基說。「爲什麼你們自己不去放自己的木材？我會給你執照。」

「水流入了庫朋河時我們怎麼能放木材？」

「我們那邊只剩沙灘了，」安得萊諾夫插嘴。

洛狄奧諾夫再說：「舍爾基·鉄木斐葉維區，叫薩夫瓦·奧斯屈魯柯夫借給我們一百根本頭……借到明年夏天。那時候我們還他。不過要等到夏天……」

『我不能叫他這樣做，』舍爾基慎重的說。『如果只有你們一處，事情就好辦了。前幾天就有貝萊雅·梅契脫人民的代表下來。他們帶來計劃，也要木頭。上星期還有克勒斯諾卡門斯卡雅人來——也是要木頭。我們會贊成你們的計劃，但不能保證造電氣站的房子。我們要有一個中央電力站了——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總電氣……對於別的建築計劃，我們不反對，做去就是了。我們會得幫你們得到建築材料。我來和薩夫瓦整個兒談一談——不單是你們的需要。我要對他說：你們已經開了頭，現在幫幫別人，分點木材給他們。』舍爾基看見洛狄奧諾夫面有喜色，不禁微笑。『我想他會得答應。至於電力站，我們要總造一個，包括全區，疊床架屋沒有什麼意思。』

『什麼時候可以有確定的答復？』洛狄奧諾夫問，立起身來穿好大氅。『我們是越早越好。』

舍爾基含笑回答：『明天打電話給你。』

『非常謝謝，』安得萊諾夫說，立起身來。

他們說了再會而去。

接着進來的是一對老夫妻，家住櫻桃園村，爲了兒媳婦連牛帶人走了，前來說說。舍

爾基答應找這個兒媳婦來執行委員會談一談。老夫婦出去就有一個農人之路農場的記賬員過來。他走後又有一個革命潮農場的養牲口人員，訴說曳引車司機在乾草田下面耕耘。

苦短的秋日云暮。最後的客人走後，舍爾基走到窗口，聳一聳肩。太陽落到庫朋河對岸的樹林上，河裏飄起一股適體的涼意。舍爾基記得薩夫瓦今晚望他去，也不忘記愛玲娜也在他家裏。

三

車子到了廣場，排成一隊，趕車的站着吸煙，望望奧斯屈魯柯夫辦公室的窗子，心想不致還有多少時候休息。當二十二輛車子一齊排在村蘇維埃時，裏面出來了鉄木斐·伊里區，薩夫瓦，舍爾基和史梯芬·彼托洛維區·拉古林。一隻不安靜的栗色馬兒在蹦蹦跳跳，腳細而健，咬着繫住牠的柱子。鉄木斐·伊里區拿馬鞭一揮靴尖，奔向此馬。

「爹，你騎到前面去！」舍爾基說，人站在門口階沿上，審視車隊。「把牛馬分開。」
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我的兒。」

鉄木斐·伊里區輕巧的躍上馬背，點點頭，勒一勒韁，馳到車隊前面。那馬的好看頭顱在搖擺俯仰，這老頭把牠收伏之後，側過身來大聲呼喝，像在發號施令：

「馬車隊！這邊來！趕牛車的有點點！」

車輛轆轤而行，魚貫而過廣場。

「鉄木斐·伊里區真是裝大車能手，」拉古林說，眼睛順着這個騎馬人。「有次我碰巧

和他一同裝乾草，所以我知道。他裝車時要裝足了草，够燒全數的磚。」

「如果這是爲我們自己，我能懂得，」薩夫瓦咕嚕，「可是這是爲全區呀！我們的五年計劃要變成什麼樣子，我說不出來！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舍爾基問。

「你問得怪。我們原爲烏斯脫·尼文斯卡雅計劃電力站，而現在變成了爲全區。」

「不要介意，」拉古林說，「我們會合力快快的造好。」

「拿木材來說，」薩夫瓦續說下去。「事情全是我們做的，再放到河裏，而四鄉天天有代表來看我，說真佩服我們的發端，可能够給他們點木材，不肯的話就要向你訴說。」

「你要幫幫他們的忙……沒有別的辦法。」

拉古林插嘴：「爭論有什麼用。舍爾基，我有個問題要問你。什麼時候我們有電了？」

「我想到春天就有了……你爲什麼要問？」

「我有一種頭腦波浪，不過要電來行。」

「什麼叫頭腦波浪？」

「這是祕密。」